



# 護生畫集研究(六)

(未完)

## 第五章 護生畫四集、五集之研究

### 第一節 護生畫四集、五集與廣洽法師

#### 一、廣洽法師記略

廣洽法師於一九〇〇年農曆十一月十四日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縣羅東埔頭田中鄉，乳名老禪，其父黃余生是清朝貢生，廢科舉後，改儒為商。廣洽法師五歲那年，父親去世，其母靠變賣家中古董書畫維持生計。

廣洽法師從小在學塾夜校讀書，白天則打工補貼家用。十歲時，母親去世，他竟成了一名孤兒。一九二〇年，法師往廈門就業，但因茹素，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後來，他到廈門南普陀寺，猶如游子投入慈母懷中，遂於一九二二年十月正式拜瑞篤和

尚為師，披剃出家，法名廣洽，同年赴福建興化莆田縣廣化寺從諦真和尚受戒，後又回南普陀寺。

一九二四年，廣洽法師赴新加坡協助師長辦理重建龍山寺事務，四個月後回歸。此時，會泉法師為南普陀寺方丈和尚，廣洽法師在他座下擔任知賓之職，凡三年。太虛法師為方丈時，廣洽法師任副寺，管理寺中財政，凡六年。常惺法師任方丈時，廣洽法師與瑞今法師應弘一法師囑託，聯袂興辦初級僧伽學校，即佛教養正院，廣洽法師任監學。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廣洽法師退居新加坡任佛教居士林導師。一九四一年春，廣洽法師曾作為新加坡佛教界的代表，回國前往蘇州靈岩山參加印光法師追悼大會。新加坡光復後，廣洽法師於一九五〇年代表新加坡佛教界，赴錫蘭參加世界佛教友誼會，同時又赴印度及緬甸朝禮聖跡。一九五二年，廣洽法師被推

舉爲龍山寺主持。一九五五年，法師倡辦之彌陀學校落成。

自一九七五年起，廣洽法師榮任新加坡佛教總會副主席、主席。現已辭去此職，靜居蘆荳院，繼續宏法。

## 二、廣洽法師與弘一法師、豐子愷

廣洽法師於一九二九年相識。是年弘一法師第二次赴閩南，與瑞今法師、廣洽法師結緣。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弘一法師在閩南定居，從此兩人過從更密，弘一法師還給廣洽法師取過一個號，曰「普潤」。

廣洽法師在抗戰爆發去南洋之前，他一直是親近弘一法師的人。例如一九三五年四月，弘一法師要棲隱岩穴，專心編述南山律巨著。廣洽法師便陪同他前往惠安淨峰；一九三六年初，弘一法師患重病後，對外通信就由廣洽代轉；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弘一法師五十七歲時，初次掉落一枚牙齒，十天後又落一枚，他把牙送給廣洽法師做紀念，並親手寫了說明及相贈。一九三六年底，文人郁達夫訪弘一法師，也是廣洽法師作引導。郁達夫爲此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抒懷詩：

不似西冷遇駱丞，南來有意訪高僧。  
遠公說法無多語，六祖傳真只一燈。  
學士清平彈別調，道宗宏議簿飛昇。  
中年亦具逃禪意，莫道何周割未能。

弘一法師圓寂之後，廣洽法師雖身居星洲，但一直關注着紀念弘一法師的活動，他請徐悲鴻作弘一法師油畫像。弘公生西十五周年之際，他又在新加坡出版了《弘一大師紀念冊》。他如此闡述自己的感想：「鑒於星馬一帶，教界名宿及大師宏律當時之

及門子弟，不少爲閩南之法系，以大師與閩南各地因緣若是之深切，何寂寂其無聞乎？況海外或有知李叔同先生其人而不知弘一大師其人者，引以爲憾！衲忝列門下之末，豈敢諉辭其咎乎！故雖自知庸鈍，而不敢不自策自勵，以介紹大師生平之事略於南洋各界仁者讀者之前也。」①《弘一大師紀念冊》由豐子愷畫封面、題簽並寫序。豐子愷在序中亦曰：「弘一法師所首先介紹入中國之西洋文藝，發揚者甚衆，而對弘一法師之教育精神，注意者殊少。廣洽法師於海外糾集同仁，創辦學校，熱心青年教育，此正弘一法師之遺志，亦最隆重、最生動、最永久之紀念建設也。」

一九五三年，豐子愷等在杭州虎跑建弘一大師之塔，廣洽法師亦於一九五七年集淨財，增築紀念塔周圍的圍牆和修整地面，並提供掃塔基金，以其利息供此後每年掃塔之用②。廣洽法師還在海外集資，委託豐子愷在杭州建立弘一法師紀念館，後因故未建成。③此集資款遂用於出版《弘一大師遺墨》、《弘一大師遺墨續集》。④

廣洽法師於一九三一年讀了豐子愷的隨筆集《緣緣堂隨筆》後通過弘一法師介紹開始與豐子愷通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們在廈門南普陀寺首次見面。豐子愷在寫贈廣洽法師的《弘一大師遺像》上的題詞寫道：

「先師弘一大師住世之日，與閩僧廣洽法師緣誼最深，曾約余來閩相見，以緣慳未果。戊子之冬，余從台灣來廈門，適廣洽法師由新加坡返閩南，相見甚歡，而大師已於五年前往生西方，余見廣洽如見大師。臨歧寫大師遺像贈廣洽師，即請於星洲蘆荳院供養，以志永恆之追思。豐子愷客廈門。」⑤

廣洽法師回星洲後，一直關心着豐子愷的生活。我們從《豐

子愷致廣洽法師書信選》<sup>⑥</sup>中可以看出，廣洽法師經常給豐子愷匯寄錢物，補助豐子愷的生活。一般來說，僧侶應該由在俗的居士布施，對於這種「反布施」、豐子愷於心不安，只得寫書畫回報。當然，對豐子愷來說，正如他在給廣洽法師的信中所言：「所費錢財，猶在其次，可貴者乃在精神。萬里外拳拳誠意，搜索購求，仔細包封付郵，情逾骨肉之親，此厚意無法圖報，唯有永銘肺腑耳。」<sup>⑦</sup>



豐子愷與廣洽法師合影

豐子愷與廣洽法師合影

一九六五年，廣洽法師回國觀光，豐子愷陪同他遊覽了蘇州、杭州等地，並為法師繪有肖像。臨別時，豐子愷贈詩一首：

河梁握別隔天涯，落月停雲殫酒懷。

塔影山光長不改，孤雲野鶴約重來。

順便提及，豐子愷在杭州還陪同廣洽法師赴蔣莊拜訪了馬一浮先生。馬一浮亦書贈廣洽法師對聯一副：

心香普熏衆生安樂

時雨潤物百卉滋榮

對聯中嵌入的「普」「潤」二字正是弘一法師給廣洽法師取的號。

豈料，待廣洽法師於一九七八年再次到大陸時，豐子愷已含冤去世三年了。後來廣洽法師在一篇文章裏談到他的感受時說：「當我向其遺像上香獻花、為其誦經的時候，不禁悲從中來，老淚潛潛而下，想到我這個方外的知音，無端端的懷着一顆赤裸裸的丹心，離開這娑婆世界……」廣洽法師還說，豐子愷的藝術「也都從佛法率真，悲天憫人，寓意諷動，來驚世導俗，描寫社會明暗面，而歌頌正義，激濁揚清，發人深省，在在處處，都出於本心真誠的流露，這就是佛教所謂『直心是道場』也。」所以他認為豐子愷「由人格之高超以達到藝術修養之高超，故能使文藝內涵的實質，充實而有光輝。以藝術美化精神，故能臨危不苟，視富貴如浮雲，逆來順受，發揮其浩然之氣，辟易種種逼害而不以為意。至今天大名垂於宇宙，巍然品格，為海內外廣大讀者之所瞻仰。」<sup>⑧</sup>



### 三、廣洽法師與護生畫四集、五集

廣洽法師和護生畫集在第三集的編繪過程中就已經結下緣份了。一九四九年初豐子愷在廈門閉門三月專心繪作時，廣洽法師就與豐氏時常往來。豐子愷作護生畫第三集，需作七十幅，但畫到六十九幅時，一時想不出畫材。一日，豐子愷收到廣洽法師來信，信中提到這樣一件事：元宵節那天，廣洽法師乘車進山。車中有一乘客帶着五隻綁得緊緊的鷄，據說，這五隻鷄是待宰殺、烹煮之後以助節日之樂用的。可有味的是，這五隻鷄見了廣洽法師，均瞪着眼睛「咯咯」大叫不止。按廣洽法師的話說：它們分明是在求援，可惜它們有口不能哭！善良的法師實在不忍心看下去，表示願意用錢買下它們。最終以十五圓成交，「雪此一冤獄」，恐這五隻鷄無處投奔，再遇不測，廣洽法師遂把它們帶上山中寺裏，永遠讓它們免遭殺戮之禍。

豐子愷讀罷來信，感慨萬千，他那一顆善良、仁愛、主張「愛惜生命、戒除殘殺」、「長養仁愛，鼓吹和平」之心促使他即興鋪紙，遂成一幅《幸福的鷄》，並題詩一首，陳述作此畫的原委，至此，《護生畫三集》終告完成。關於此事，豐子愷與廣洽法師均銘記在心。在豐子愷這邊，他還特意寫了一幅《幸福的鷄》的配詩贈廣洽法師<sup>⑨</sup>，而廣洽法師也曾請豐子愷將《幸福的鷄》一畫重作以紀念之。<sup>⑩</sup>

不過，廣洽法師與護生畫集因緣最深的還是四集、五集以及此後的六集。

廣洽法師《護生畫四集》的序言是這樣寫的：「一九四八年秋余返廈門，適值子愷居士客居古城西路一高樓上，為弘一大師七十冥壽作護生畫第三集。其間時相過從，不久畫成，子愷居士攜稿返上海付印，臨別告余曰：十年後當再作第四集八十幅，深

恐人生無常，世事多磨，今後當隨時選材，預先作畫，陸續寄奉，乞代保存，並加督促，余應其請。歲月如流，匆匆已歷十年，且喜彼此無恙，而檢點畫幅，恰滿八十，此真所謂勝願必遂，有志竟成者也。亟請朱幼蘭居士書寫詩文，以十方信善喜捨淨財，刊印此護生畫第四集，敬祝弘一大師八十冥壽。時一九六零年農曆九月二十日，即弘一大師實齡八十誕辰。」

豐子愷在後記中亦曰：「廣洽法師將予歷年陸續寫寄之護生畫八十幅在星洲付刊……。」

此外，根據目前所能見到幾乎所有資料，均一致表明《護生畫四集》是出版於一九六〇年九月。<sup>⑪</sup>然而，非常遺憾的是，無論是廣洽法師的這篇序言，豐子愷的後記所述史實還是目前所述《護生畫四集》的出版日期均不符合歷史真實。不過筆者在此特別強調的是，廣洽法師和豐子愷所以未按歷史原貌記述這裏有歷史環境的問題，儘管我們今天有必要澄清史實，但不必苛求之。現在我們就來研究、澄清這個問題。

（一）根據《豐子愷致廣洽法師書信選》，豐子愷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九日寫給廣洽法師的信中提到：「近來常感兩事遺憾：其一，弘公八十冥壽，原擬作護生畫第四集八十幅刊。今材料已有，而出版困難，只得從緩實行……。」

筆者以為，從豐子愷的這段文字中大致可說明兩點，其一，有關《護生畫四集》的出版，並不像廣洽法師序言中所說：「預先作畫，陸續寄奉，乞代保存……」；其二，豐子愷此言，多少還帶有徵詢廣洽法師是否有在海外出版的可能性。

（二）廣洽法師序言中曰：「歲月如流，匆匆已歷十年。且喜彼此無恙，而檢點畫幅，恰滿八十。」

此言不符史實，廣洽法師所以如此寫來，實在也是由於豐子

愷要求的。豐子愷在給廣洽法師寫信表示出版困難後，即收到廣洽法師回信，表示可募款在新加坡出版。於是豐子愷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寫信告訴法師此集護生畫決定請朱幼蘭居士題字，而豐子愷於九月二十三日又給法師去函，其中寫道：「此書刊行，請對外言法師主動，作為弟過去寄畫，今滿八十，故由法師主動付刊，如此較佳。（實際上確係如此，弟雖有稿，本定緩刊也，故非妄語。）」

豐子愷為何要讓廣洽法師這樣說呢？他進一步寫道：「蓋弟在國內負責文教工作，理應先著與社會主義革命及建設有關之書物，不宜先刊護生畫集，並在海外出版也，此意請洽為荷。」

可見，豐子愷當時自以為主動出版護生畫對他自己的處境不利，所以才這樣作變通處理的。

（三）筆者以為，《護生畫四集》沒有可能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出版。理由是豐子愷於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八日寫給廣洽法師的信中說：「護生畫一大包，已於今日付郵。」十月十八日才寄出，怎麼可能在九月份就出版了呢？此其一；其二，豐子愷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日致廣洽法師信曰：「護生畫及朱居士書法，製版後可裱成大冊頁，保存在彌陀學校圖書館，使學生得欣賞原稿。」可見，在十一月時畫集仍未出版；其三，豐子愷於同年十二月五日致廣洽法師信中提到：「囑寫後記，弟自當遵命。」此與《護生畫四集》豐子愷後記所署「庚子冬」的日期正相符，說明到十二月份畫集仍未出版；其四，豐子愷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致廣洽法師信中曰：「護生畫四集用百磅雙面粉紙印刷，堂皇美觀，勝於第一、二、三集。其收效亦必大於前三集。」從此處「必」字中可知此時亦仍未出版。

那麼此集護生畫究竟何時出版的呢？再看豐子愷於一九六一

年三月二十二日致廣洽法師信：「承示護生畫集已出版，至為欣喜。弟與朱幼蘭居士各索十冊（能更多最好），如何？」這時《護生畫四集》才真正出版了。從豐子愷此信的開頭「三月十五示今日收到。」一句看，再聯繫豐子愷一月三十日致廣洽法師信，筆者以為《護生畫四集》實際出版日期應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底至三月十五日這段日子裏。由於無具體資料可考，姑且說它是一九六一年年初出版亦是可行的。

那麼讀者一定會問，既然事實如此，為何要說它是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出版呢？為此筆者亦不知其所以然。根據廣洽法師在《護生畫四集》序言末的所署日期「時一九六零年農曆九月二十日，即弘一大師實齡八十誕辰」來看，廣洽法師有意在這天寫了序言，顯然是為了紀念弘一大師誕辰日，那麼會不會為了畫集配合紀念大師八十誕辰之年，而有意說成是在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呢？我以為是有可能的。此外，也有另一種可能：既然廣洽法師的序言是寫於一九六〇年農曆九月二十日，人們後來也就以為這就是出版日了。至於月份是農曆還是陽曆就沒有更多的考慮了。但是不管怎麼猜測，《護生畫四集》的實際出版時間應該是一九六一年初，這點是無疑的。

相對於護生畫前三集，《護生畫四集》的印刷較為精美。這點幾乎是觀者公認。豐子愷告訴廣洽法師：「弟贈送蘇慧純居士、戎傳耀居士、及北京葉恭綽先生、杭州馬一浮先生等，見者均贊嘆印刷之講究，可使讀者心生歡喜。」<sup>12</sup>作為一個藝術家，豐子愷對版式處理上略有一點意見：「只有一點小缺陷：印製版太大，天地頭留出太少，每頁填滿字畫，餘地極少，反覺太鬧熱。」<sup>13</sup>

《護生畫四集》出版後不久，廣洽法師以及豐氏其他友人均

建議豐子愷盡早作第五集，豐子愷亦有此意。他說：「第五集照理須在弘一大師九十冥壽時出版。但人世無常，弟倘孤負此願離去娑婆，則成一大憾事。因此催我提早畫第五、第六（圓滿功德）者，不乏其人，弟私心亦極想如此。」<sup>⑧</sup>終於，豐子愷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給廣洽法師的信中表示繪作了：

「數日前奉一覆，想先收到。護生畫第五集提早製作，弟已下決心，預定一年半載之內完成，今已準備辭謝數種工作，以便速成此集。現正採辦參考書籍等，定當提早完成，請告關心護生諸信善可也。」

就在豐子愷着手覓詩、作畫的同時，廣洽法師已在新加坡募款完畢並與印刷部門簽訂了合同。豐子愷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初完成收集詩文九十篇，寄北京虞愚居士書寫，然後逐篇作畫，終於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下旬全部完成，並於八月二十五日郵寄廣洽法師。這裏需要提及的是，豐子愷當時郵寄《護生畫五集》原稿是頗擔一些風險的，此事從兩封信中均可看出。八月二十六日信中曰：「惟非航空，乃普通掛號，並非惜郵費，實因近來海關出口檢查加嚴，而對航空郵件尤注目。弟曾被留難……」九月七日信中又曰：「護生畫第五集原稿一包，內畫九十張，字九十張，目次一張，於八月廿五日付郵（非航空掛號），至今已二星期，並未留難，想已順利上道……收到後務請立刻覆示，以免懸念。」廣洽法師收到畫稿的時間估計是九月八日<sup>⑨</sup>，隨即投入印製，《護生畫五集》宣告完成。

出版第五集時，廣洽法師亦將一至四集同時刊印了一遍。為此廣洽法師寫有《〈護生畫集〉五集合刊附言》，其中提到這樣幾件事：「查第一集原稿，乃弘一大師手寫，一九二八年出版時用後，由出資刊印者上海某君保存，後輾轉流傳，入於大法輪書

局蘇慧純居士之手，但畫已損失，只剩文字……惟第二集行跡最奇；其文字亦係弘一大師手寫，一九四〇年出版用後，先由出資刊印者某君保存，戰後其人家遭變故，原稿不知去向。去歲之秋，子愷居士有私淑弟子朱南田居士，向在上海釀造廠供職，而長於詩詞，愛好書畫，某日告子愷居士，彼於某年在上海舊貨攤上發現護生畫第二集原稿，已經裝裱成冊，索價甚昂，朱心雖愛好而力不能購，乃將家中沙發椅售去，始能購得。」

這裏尚有幾點需要查考。《護生畫集》（初集）刊後，原稿「由出資刊印者上海某君保存」，此處「某君」待考，一般認為應指李圓淨居士，而第二集「一九四〇年出版用後，先由出資刊印者某君保存，戰後其人家遭變故，原稿不知去向。」此處某君指誰亦不甚明了，據李圓淨居士在一九四六年《續護生畫集》重版時所寫的序言中透露，李圓淨曾將原稿交戚再玉居士處，並言：「俾後或重製鉛版時知所問津」。又據豐子愷一九六四年致廣洽法師的一封信中附言曰：「補告：朱南田言，第二集原稿由嘉興范古農居士之親戚某保藏，後其人死，子孫作廢紙賣與舊貨攤……此原稿在上海，不知緣何流入嘉興。」這裏我們首先得確認，豐子愷這裏指的應該是「戚某」，而不應將「戚字」與前一字「親」連讀。這樣來龍去脈便清楚了，即李圓淨居士把原稿交戚再玉保存，戚氏去逝後其子孫將原稿賣掉。

第一集原稿中畫已遺失（豐氏曾重繪，後又在抗戰中損失），豐子愷後來再補作一套（我們將新加坡版第一集與原版第一集比較即可看出）。據《豐子愷致廣洽法師書信選》，豐子愷完成補作的時間是一九六四年十月。至於朱南田居士變賣沙發購得護生畫第二集的事跡，筆者將在本章第三節中詳述，此處不再贅述。

雀巢可俯而窺



雀巢可俯而窺



《護生畫集》第一集原版畫例（左圖）與重繪畫例比較

《護生畫四集》、《護生畫五集》也各有特色。第四集取古人故事（雖然有些畫面上的人物是現代人）；而第五集則取古人名言及作者本人的感想。所以讀來各有領悟，沒有陳舊俗套之感，這不能不說豐子愷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未完）

注釋：

- ①⑤⑦轉引自豐一吟《我所了解的廣洽法師》一文，載《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初版。
- ②廣洽法師捐款資助的祭掃弘一大師之塔的活動如今每年在杭州進行，筆者亦多次參加。
- ③如今設在杭州虎跑的「李叔同紀念室」是園林部門出資於一九八四年九月落成的。
- ④《弘一大師遺墨》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印行；《弘一大師遺墨續集》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印行，均為非賣品。
- ⑤《豐子愷致廣洽法師書信選》由廣洽法師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委託香港時代圖書有限公司編印（非賣品）。
- ⑧見廣洽法師《方外知音何處尋》一文，新加坡《聯合早報》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十四日分「上、下」兩次刊載。
- ⑨⑩見《豐子愷致廣洽法師書信選》。
- ⑪《護生畫四集》版權頁上是這樣寫的——藏版者：新加坡薈葡院，承印者：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廠。
- ⑫⑬見豐子愷一九六一年六月三日致廣洽法師信，載《豐子愷致廣洽法師書信選》。
- ⑭見《豐子愷致廣洽法師書信選》一九六四年致廣洽法師信。
- ⑮《豐子愷致廣洽法師書信選》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信中說「八日信，今（十四日）收到，知護生畫已妥收……」根據豐子愷對法師收到畫稿後即回信之要求，推算九月八日廣洽法師收到《護生畫五集》原稿。